



· 滋味生活 ·

胡辣汤

□王 剑

漯河人的早餐，是从一碗胡辣汤开始的。

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胡辣汤的香味就在巷子里四处弥漫。通常是临街门店，青砖铺地，数十只桌凳自由散放。一口大铜锅，下面煨着炭火。卖汤人手持一把大木勺，在汤锅里搅上三搅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碗热气腾腾的胡辣汤就盛好了。

前来就餐的都是老主顾，彼此大声招呼，每人捧着碗，埋头“呼噜呼噜”就是一通猛喝。不大一会儿，身上就暖和了，细汗就出来了，精气神儿就被唤醒了。“喝上一小碗，出了一头汗，排毒又养胃，一天都舒坦。”这话，说的就是漯河人对胡辣汤的喜爱。似乎少了这碗汤，就会少上几分底气。

胡辣汤又名“八珍汤”，汤中内容非常丰富，最常见的有牛（羊）肉、面筋、红薯粉条、花生米、金针菇、黄花

菜、海带丝、豆腐丝、木耳、黄姜等。要使这些配菜相互融合、味道精美，得突出一个“熬”字。有的店家凌晨两三点就起床了，先是煮肉、洗面筋，然后在水中加入高汤，放进各种配菜，再把洗面筋沉淀下来的面浆慢慢倒入，不停地搅拌，小火熬至汤汁黏稠，添加胡椒粉、味精、盐、酱油等佐料，转大火煮沸，直至汤色凝重，香味浓厚，就可以起锅了。撒上半盆葱花，香气立马就弥漫开来。

喝胡辣汤，讲究“一闻二看三品”。拿到汤碗要先闻一下有没有肉汤的香味，因为胡辣汤的汤底多由牛肉汤制成。然后观察一下碗里的辅料比例搭配是否合适，汤的稀稠是否适中。接着抿一小口，品一品胡椒的麻辣味能保持多久。

胡辣汤，“辣”是灵魂。但这种辣，不像川渝火锅那样的爆辣，而是一种绵软的可以让人欣然接受的醇辣。喝这种汤，离不开三样东西：老陈醋、小磨油

和香菜。香菜添色，刺激食欲，调动味蕾。而老陈醋则属点睛之笔，让汤汁辣中透酸，酸中有辣，爽滑绵润，鲜美无比。喝汤宜用瓷勺，一碗汤喝到底，汤汁不散。也有不懂行的，喜欢用筷子捞，捞到最后，汤就成了半碗寡淡的稀水。

胡辣汤的标配，是水煎包、葱油饼或油馍头。水煎包底部焦黄，外酥里嫩，荤素自选，口感极佳。一碗胡辣汤配一盘水煎包，扛饥又解馋，是极常见的吃法。还有一种吃法，是把胡辣汤和豆腐脑儿掺在一起，叫作“两掺儿”。豆腐脑儿的细腻、清淡与胡辣汤的黏稠、酸辣融合起来，如同江南女子行进在大漠黄昏，南北交融，别有一番韵味。

漯河境内有一条河，叫沙河，流经周口，注入淮河。沙河岸边有两座著名的城镇，一个是北舞渡，一个是逍遥，二者都是胡辣汤的产地。双子座闪耀沙河领域，撑起了中原名吃的半壁江山。



· 童年记忆 ·

儿时的大暑

□七南

每至大暑，我总想起奶奶来。想奶奶的疙瘩汤，想奶奶摇着蒲扇吃雪糕的样子……

伏疙瘩

在我的老家，大暑那天要吃伏疙瘩。就像冬至吃了饺子就不会被冻掉耳朵一样。大暑吃了伏疙瘩，伏天就不会再长痱子了。

伏疙瘩就是疙瘩汤，有些人家也做丸子汤和素饺子，但奶奶只做疙瘩汤。一大早，她就开始忙活，先去菜园采摘蔬菜备用。近中午时把要用的菜洗净切好，茄子和豆角切丁，青菜剁成指甲盖大小。然后在一个小瓷盆里把面粉调成稠糊状，加盐、油和十三香。接着生火，先将蔬菜炒至半熟，加水，烧开。

奶奶做事有条不紊，我和姐姐的帮忙在她看来是添乱。水开后，奶奶用筷子将面糊往锅里拨，面糊一滴滴在水里翻滚成疙瘩，不一会儿，粒粒疙瘩随着袅袅的香气浮上来，熟后再撒一把荆芥头，疙瘩汤就成了。疙瘩汤煮得越久越筋道，吃起来才有肉味。

疙瘩汤是家常饭食，大暑要吃，其他时间只要想吃，奶奶也会给我们做。淋上醋和香油，味道更佳。我们五个堂兄弟姊妹都爱喝，每人能喝一大碗，直喝得大汗淋漓，畅快无比。

雪糕与蒲扇

“大暑小暑，上蒸下煮”，大暑一到，一天热过一天。

奶奶房间的窗外有棵高大的梧桐树，浓荫蔽日，夏天是很凉快的。但奶奶很怕热，一天到晚摇着蒲扇。轻轻地摇，那风力是奶奶头上几根银发的飘摇。她午睡时躺在竹床上，明明睡着了，蒲扇还在手里轻晃。人家一把蒲扇可用几年，奶奶一夏可用几把。

奶奶怕热对我们来说是福利。傍晚总差我们几个去村口代销点给她买雪糕。白白的雪糕，两毛钱一根。一次买一块钱的可赠一根，这样刚好六根，奶奶一根，我们五个孩子各一根。

奶奶吃雪糕时并不是撕开包装纸就开吃，她把雪糕放在碗里，等雪糕融化得剩下一半时，奶奶才拿出来吃。这时雪糕变软，正合她的牙口。吃完雪糕，还有凉甜的雪糕水，奶奶抿着嘴小口小口地喝着，很是惬意。我们早把雪糕吃完，只能眼巴巴看着……

奶奶晚年是个老小孩，她身体硬朗，但毕竟上了年纪。姑姑们都不大赞同她吃雪糕，怕有损肠胃。那年夏天，她吃完最后一根雪糕，在睡梦中离世，终年94岁。至今已十余年，但奶奶左手握着蒲扇，右手握着雪糕棍，边摇边吃的画面，在我脑海里清晰如昨。甚至，那雪糕上冒出的缥缈的冷气，我至今还能感觉到……

· 亲情无限 ·

母亲的缝纫机

□张建民

母亲70多岁，闲不住的她没事仍喜欢戴上老花镜，坐在缝纫机前缝补一大家人的衣裳。家中缝纫机的声响伴着窗外传来的阵阵鸟鸣，奏出一曲动听的乐章。

缝纫机是母亲的嫁妆，几十年来母亲对它情有独钟。母亲是村里有名的巧手，从小跟着外祖母做针线活儿的她，练就了高超的缝纫技艺。这台缝纫机一直是我家的宝贝疙瘩，母亲每天都会把它擦拭得一尘不染。缝纫机是母亲操持家务的好帮手，原本要忙上半天的针线活儿，有了它的帮助一会就能做好。补裤子、缝衣服、做鞋垫、扯回花布做新衣裳，这都是母亲的拿手绝技，加上缝纫机的帮助更是如虎添翼。

在生活不宽裕的年代，母亲外出看

见样式漂亮的衣服，回来就能给我们姐弟俩照着样子做出来。我们姐弟俩穿的衣服，总会引起别人的啧啧称赞。母亲手艺好，有不少人经常拿着布料让母亲裁剪，甚至外村人也慕名而来。母亲从不拒绝，总是非常认真地帮人裁剪。那些受到帮助的乡亲心里过意不去，通常给我们家留下五六个鸡蛋或者一两袋红糖，这些平日里不多见的营养品，滋润了我和姐姐的童年。

回忆中每天一大早，母亲就已经踩着缝纫机开始做衣服了。缝纫机的“咯咯”声如同冲锋号角从小屋里传出，令整个小院生机盎然。那些年，我和姐姐伴随着缝纫机声起床、洗漱，吃完早饭后背着书包去上学。缝纫机是全家人的骄傲，它编织了我儿时的梦想，给予我们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后来，人们的日子逐渐好转，缝纫

机一夜之间“飞入”寻常百姓家。村中不少年轻姑娘学会了缝纫技术，用缝纫机照着城里人的穿着做起了花裙子、喇叭裤。到了新世纪，商店里各种新潮的服装琳琅满目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极大满足了人们个性化、多样化的穿衣需求，各家的缝纫机几乎成了摆设。而母亲依然把缝纫机擦拭得干干净净，亲爱的缝纫机随时处于待命状态。天气晴好的日子，头发花白的母亲会戴上老花镜，用“古董级”的缝纫机为家人缝补衣服。我和姐姐不论走到哪里，身上都有母亲缝制的衣服陪伴，心中总会涌出满满爱意，感觉无比温馨和幸福。

“咯咯咯、咯咯咯”，家里的这台缝纫机拨动方向的轮，踏着稳健的步伐，缝尽了时光；“咯咯咯、咯咯咯”，缝纫机欢快的转动声让我体会着人生的风雨，在回忆深处永远回响。

· 乡村纪事 ·

捕蝉

□邢德安

又是一年炎炎夏日，暑气笼罩着大地，当人们酷热难耐、无比烦躁时，那些得意的蝉儿却在高高的树梢上放声鸣唱。而听到蝉的叫声，便不由得想到儿时捕蝉的故事。

蝉，也叫知了，它一生的寿命有四五年，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。当它从地下钻出来，蜕

去最后一层皮，由爬叉变为蝉，就已经进入生命的倒计时了。这个时候，雄蝉忙于交配，不久便死掉了。而雌蝉在交配之后，便找地方产卵。可别听着它们的声音响亮、高远，就对它们有好的印象，其实，蝉算不上是益虫，它尤其危害幼树。雌蝉喜欢在一年生的树梢上产卵，它把锥形的排卵器深深刺入树梢中心，排出细细的白色的卵，一次可以排出上百粒虫卵，排列三十到四十厘米长。被它们植入虫卵以后的树梢会渐渐地因失去水分而干枯，最后被风刮断，而这些蝉卵便趁此机会进入地下生长。

小时候，常常为捉到一只蝉而穿梭于树丛中，赤裸的身体被树叶划得痒痒不已。蝉的眼睛像米粒那样凸出在外面，很灵敏，似乎可以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监控敌人。当我们蹑手蹑脚到达它的背后，眼看

就要得手时，它却“吱”的一声向高空飞去，只留下一串长长的尾音在耳畔回响。有时候蝉爬得高高的，上树又不行，容易被它们发现，便想其他的法子。我们会悄悄地转到牛或马的背后，把它们长长的尾毛拔下几根做成套子，而后绑在一根长竹竿上，慢慢地靠近正在欢唱的蝉，出其不易将它捕获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拔牛尾毛尚且可以，因为牛比较温顺老实，拔马尾毛就不容易了。俗话说，马如龙。它在牲畜类里属于最有灵性的一种，一旦它发现有人对它图谋不轨，就会飞出一脚，绝不是闹着玩的。就这样，忙活大半晌，捕到的蝉却寥寥无几，身上却被树枝划出了一道道红色的印痕。然而，即使这样，我们还是乐此不疲。

那段岁月早已过去了，我仍然深深地怀念着。

